

# 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

## 內容概要

華文語言成為世界單一語言閱讀市場生態形成後，台灣出版界往往以最快速度出版大陸最佳文學創作者如莫言、王安憶、余華的作品，台灣本身對於華文文學黃金寫手採取一種有容乃大的高度興趣，在這樣的出版文化裡，一本自許為「華文世界核心作家的創作平台」的文學雜誌誕生，取名為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！英文INK，在中文「印刻」，發音恰巧相同，都是構寫人類思想，留下墨跡的意思，不分地域種族差異，將深刻的內涵思想成為人類共通的生活態度。

## 精彩书评

1、初识INK是在外文书店的一个港台杂志展览上，很容易地被吸引。干净的封面、精美的纸张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细腻、深邃、悠扬的文笔，“眼前一亮”不足以形容那时心情，应该是“开窗放入大江来”。文字皆为繁体，别说，源远流长的老祖宗遗迹是比一纸泛政治的国家规定来得亲切许多。简体是方便，不过也轻易地割裂了历史文化的传承。时间所限我只粗略地翻阅了部分文章，而后虽然可以订购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，但每一期近百元的高昂价格也不得不让我退避三舍。只能通过其官网 <http://www.sudu.cc/> 保持关注。很大的遗憾是编辑抠门，每期只发布其中一篇文章的全文，其余仅有目录。更大的不满是就这样一个怡情、哲理的文学杂志，竟然被那个可恶的功夫网HeXie了。其实所读甚少，我还没有资格来谈及这本杂志。不过我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一点点和它有关意识流。英文INK的含义无需赘述，“印刻”这个词也恰到好处，文学刻印生活，生活印刻文学。在浓浓墨香氛围中，让思想与内涵成为人们的一种正常生活态度。勿以为是“小资”，咖啡文字般的自以为是，自我陶醉，和INK无时不在的思忖大相径庭。每期200多页厚厚丰实的感觉，封面人物作为一个主打专辑，不时兼顾小说、散文、国际文坛、电影、戏剧等，纽带当然是文学，很真诚很纯粹。单看2008年1月刊王家卫专辑的目录：语言的距離讓我們看見不同東西——毛尖對談王家衛 黃筱威、尹蓓芳 / 文字整理《我的藍莓夜》劇本兩場 王家衛、卜洛克當故事在此上演——《我的藍莓夜》勘景記錄 王家衛如果你問王家衛……我喜歡的音樂是帶畫面的——王家衛談電影音樂浪漫的定義是信任 張大春明天的藍莓，過期的夜 黃以曦藍莓派的幾種吃法 林俊穎都和王家衛有染 毛尖故事不重要，人物才是最要緊的——王家衛作品自述墜落天使，啟動連覺的傷逝記憶——王家衛的感性拼圖 徐明瀚「辭」與「物」重考——王家衛電影中的傷逝語錄 徐明瀚阿飛外傳 吳昊附錄：為王家衛編劇，在上海尋找驚險故事——專訪美國小說家卜洛克 河西很显然，除了有人物对话实录，散文式的分析，也有较专业的影评；有单影的点评，也有全景式的把握，读者当可高屋建瓴体会王家卫的电影世界。简而言之，信息量大、颇有深度是INK呼之欲出的特点。至于装帧、印刷等外在环节，台湾杂志熟谙此道。和时下大陆那些东拼西凑，良莠不齐、蜻蜓点水般的杂志相比，INK太值得一读。我有点担心INK是否有销路，然而从已知信息来看，INK在台湾很受欢迎，而且香港读者也颇为接受。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说过这个意思，文学就是阳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不过如果你觉得年轻人无法欣赏，那其实是低估了他们的欣赏力。但大陆的文学杂志很落寞，人们已经过于习惯快餐式阅读、浅表式思考。难道意识形态、社会风气、文化视角，真的让大陆这边的品位极具下降吗？顺着INK这条线，我对台湾的其他文艺杂志也产生了浓厚兴趣，比如《幼狮文艺》、《联合文学》、《诚品好读》、《皇冠》、《野葡萄》等。有多大收获还不敢讲，但至少纯粹的阅读乐趣我是找到了。台湾前领导人阿扁处心积虑搞“去中国化”，实在是不可为之。——西岸的黄金分割线，旧事重提——2008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台湾的日志，第一次吃糖而已，这也几乎是全年唯一引起争议的日志，缘于我对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的影片《海角七号》有点轻视。关于此片我的观点没有改变，这里只想言说其他。我说过自己不太理解，他人可想象成知之甚少，不过那还不是我的本意。绝大多数大陆博友都不曾到过台湾，所以都只能说知其一二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各种咨询近距离地感受台湾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似乎还比较了解台湾。我订阅了大约150个博客，算起来竟然有近70%都是台湾博客。为何如此青睐？原因很简单：比起大陆，他们的文字更加纯粹，更加富有亲和力，少了很多戾气和无厘头似的插科打诨。即便是攻击性的檄文，也绝少见到诸如TMD、FCUK等脏口。CCAV喜欢有意识地播放别人议会打人骂人的场景，要凸显台湾的混乱和缺乏教养。然而我看到更多的是有序和有充分表达的空间。最近这边在整治“低俗化”，难道我们不低俗吗？虽然我会善意去理解是一小撮人，不过网络随处可见的骂娘，脑残还是让人厌恶。比如，四川这边再次余震，上海有网友跟贴“又震死几个？我怎么感觉不到余震呢？”，小将马龙击败奥运三虎获得职业巡回赛总冠军，有人第一时间跟贴“马龙长得像条狗”，这些人是什么动物变化来的？——西岸的黄金分割线，渔舟唱晚——回到文字本身，记忆中永远会感念那些让人刻骨铭心、如醉如痴的文字，原来阅读同样会让人生丰富而精彩。即令在沉沉的冬日，文字也会衍生出一种回归的召唤。文学在来年，会悄悄地萌发并四处开散。INK创刊五年以来，五夺台湾金鼎奖。正像其五周年专刊中写道的那样，“文学志业，任重而道远，这艰辛中点滴积累出的成果，在人心浮动的大环境之下，或不见立竿见影之效，但相信其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我们将持续以敬谨之心，耕耘这一亩文学园地。”

2、年初时读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未读完，就像一个包子，或许不对我口味，或许我没有认真品尝，

于是就把它丢了。这两天看印刻文学生活志INK，却发现帕慕克的迷人与忧伤。决定要买一本《伊斯坦布尔》，发现台湾本和大陆本是同一个译者所译，感到庆幸。在杂志里读到的文字每一句话都美丽至极，译者何佩桦，台湾台中人。喜欢大陆本的封面，而书名却更喜欢台湾本《伊斯坦堡》这个翻译。觉得伊斯坦堡更加神秘忧伤，读起来也更加简洁亲切。杂志里有许多封面这种黑白的照片，粗大的颗粒仿佛是岁月被风化了了的质感，透过那些缝隙呼吸得到往昔的记忆。摘一段喜欢的文字下来：由于习惯呆在我们半昏暗的荒凉博物馆房屋里，我喜欢留在室内。地下的街道、远处的马路、城里的贫困地区似乎跟黑白警匪片当中同样险恶。这个昏暗世界吸引力让我一向喜欢伊斯坦堡的冬季甚于夏季。我喜欢由秋转冬的傍晚时分，光秃秃的树在被风中颤抖，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赶回家去。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，当我看着旧公寓楼房的墙壁，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：我只在伊斯坦堡见过这种质地，这种阴影。当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渐暗的冬日街道时，我内心深处便有一种甘苦与共之感，仿佛夜将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街道、属于我们的每一件东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，仿佛我们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，戴在卧室里，躺在床上，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，我们的昔日传奇梦。同样的，当我看着暮色如诗般在苍白的街灯中降临，吞没城里的贫困地区时，知道至少在晚上，西方的眼光窥伺不到我们，外地人看不见我们城里可耻的贫困，是令人宽慰的事。

3、<http://www.sudu.cc/front/bin/ptlist.phtml?Category=2260492010>年3月，6卷7期。第一次在国图看书，第一本印刻。那时完全不懂台湾文学，纯粹是被这本高富帅杂志的华美肉身吸引。那时正在读时间繁史，因此借了董启章封面这期。书内学习年代的开头没有看进去，访谈应该看得津津有味吧，虽然不记得什么了。然后翻过各种铜版纸广告，看到张大春给王大智写的书评。那时不由感慨自己的渺小，台湾有千百个王大智，我却只知道白先勇朱天心。后来倒是慢慢认识了一些新老作家的名字，只是没再见过王大智。10年的杂志也装订成册进库本了，借昆德拉的光，这期又被找出来翻翻。重读梁董对谈，没有什么收获，董要说的，大概都写进小说了。以前从没有认真了解过乡土文学论战，所以王健壮的演讲稿看得津津有味。关注乡村劳动阶级是“工农兵左翼文学”，本土化去中国化又是右翼台独。从前的敌人变成了朋友，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。后之视今，也会同样荒谬。书末小说是伊格言的。延续了我这两天对台湾文学的失望。2011年4月，7卷8期。大概还要再过几个月，我才会怀念Dylan在北京的那个晚上，因此这本Dylan专刊我只是草草翻过。同样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喜欢上骆胖，所以【四月小说】走钟我估计也没读。2013年8月，9卷12期。颜忠贤的《宝岛大旅社》。三个朋友的对谈比较有趣，书还是算了吧。80万字？还有一篇陈怡蓁的专访。玩艺文学节、艺文fun轻松、骆胖的讲座和文章，这些都让我觉得趋势教育好像在做一些不错的事。2011年9月，8卷1期。1949之后在台湾，一人一年。直接翻到81年陈淑瑶，中学时的陈mm又把我美哭了。写文章的媒体人多于作家，个体回忆与国家记忆各半，都没有细读。春哥写2000年，一个人的新世纪。文中那个学打字、练书法、写旧诗的大头春，在新世纪进化为泡论坛、写春夏秋冬、写《大唐李白》的大炮春。四十岁仍是年轻作家，五十岁后还有几十年，你们加油啊！2012年7月，8卷11期。热小说展，骆胖的宙斯，陈淑瑶的永远不可能的事（《涂云记》）。春哥的“这就是民国”，一期三四个小故事。民国历史一窍不通，有几篇看得很累。章太炎心机颇深，名人的暗影最有趣了，不知道黄锦树有什么话说。每天都在查禁书的唐诺。收录本篇的《尽头》刚出版，可我看完这篇文章几乎马上忘光，还是先不要惦记着买了。2013年5月，9卷9期。封面人物谢里法，他是谁啊？张怡薇有一篇小团圆，好像是海派。不能因人废言，可我想问印刻，龙冬那什么文学写作技巧，你们哪看到好了？还连载。。。哎，无所谓，我只是找骆胖的女儿~2014年2月，10卷6期大概所有人初读朱天心，都会好奇，爷爷是谁，又为什么总出现日本？爷爷和日本大概是年轻的梦，一梦三十三年。又无意中发现骆胖还在梦中露了个头，想看的心情就更急切。亲眼看到照片，原来骆胖身前真的是仙女老婆。虽然一直觉得郑老师年纪大了一些后才更有气质更美丽，但是这个发型还是太伤粉丝的心。天心的文字也伤粉丝心。我不耐烦日本的庙宇，也不知其他人是否有兴趣一位位结识胡爷爷的弟子。不知道仙枝与天心决裂的八卦是不是捕风捉影，但天心文中几次揶揄仙枝，让人看不下眼。《击壤歌》是回忆，元气丰沛；《古都》也是回忆，我看不懂；三十三年梦，想象中如普鲁斯特撷取每一片樱花的气味，怎知琐碎平庸至此。陈芳明二月回忆美丽岛，三月即见太阳花。看了几篇葛浩文的极短篇，晚上就看砲爷在脸书上怒骂。2014年1月，10卷5期想看二月的三十三年梦，三月的骆张飞也不错，但来国图前的两个月，心心念念的是《东课楼经变》。习惯因嫉妒同龄人的才华而轻视其作品，但也经常读了作品简介后就莫名为之倾倒。东课楼没让我失望。骆胖写一个友人转述前辈作家评论他小说的话，跳来跳去，像那天看discovery频道的青蛙，能把人跳晕。



了。张大春《将军碑》，于时空恣意游骋，不着痕迹。费滢的行文不同。脆生生地转入岔路，悠然走到尽头，又倏地跳回大路上。傍晚的跑道上总该有夕阳余晖？暮霭沉沉楼下一片汪洋？我爱这些滥情的景色，它们把记忆填满。费滢大概不喜欢，更在乎那一群人渣哥们。我的中学大学也被写过很多次，但没有遇过这样独特的笔。几年前看《击壤歌》心潮澎湃，写了几段终究坚持不下来。Bon Jour？国图时间很宝贵的XD玻璃花，“如果他在三十五岁之下，就真是一个很好。如果不年轻，则没什么意义。”评作品还是评作家？给自己找台阶下么~倒也不是我的菜，读到结尾几分廉价的伤感。骆胖书评写得一般，眼光很毒。一个秩序井然的小宇宙，王小波冯唐的文字，可以一块儿喝酒。许子东是来打酱油的吗？态度不错：）文学奖也就像阿宁咕说的，莫名其妙的奖。2009年9月，6卷1期前一天翻印刻，没有一篇对得上眼，连天心的都不喜欢，心生幻灭感。于是借了大江健三郎这期，久仰大名，“换取的孩子”听了十几遍。本以为又得挑战艰涩文字，哪知大江先生的谈话意外的平实，也异常动人。后来我想了想，为什么自己眼睛湿了。上个月不小心多看了一些政治，人生观大受打击。一边是嚶嚶嗡嗡的庸众言论，一边是看不清面目的祖国母亲，我竭力保持理性客观，最后却不知如何面对自己。大江先生对日本侵略中国满怀歉意，欣赏一千年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学者，又全心赞扬中日现在的文化交流。终于有人不再盯着难堪的缺点，而我，毕竟需要以祖国为荣。大江与君特格拉斯的笔谈，字里行间的悲天悯人化作小说是什么样？接受印刻的访谈，单调的生活一如王老吉，是我敬佩而永远不敢想象的。大江光，和父母去听鸟叫，在地铁人潮中护着妹妹，应该是温暖的家庭吧。至于大江的小说，由个人以及世代，互文，负罪，还是很难读吧。西西的毛熊太可爱~骆胖的蓝天使早已读过。还有陈mm的专栏微尘，不知会不会收入五月新书。2009年10月，6卷2期两天吃了一个煎饼果子，看到瞿秋白刑前吃豆腐都暗吞口水。尉天聪在对谈中的反衬，又让我对刘大任印象大好。五万字的保钓中篇，看还是不看？最初在白先勇书中遇到保钓，“钓鱼岛，中国的”，昔日热血重归于冷寂冬夜，我深深感动。还是纯感性的民族主义热情吧，我天真地认为台湾人大陆人手足齐心共御外侮。这个中篇的重心是“小组”，捎带着的左右对峙、亚非兄弟帮忙看起来更有趣。没有人物，没有细节，作者要写的只是“小组”。既然如此，平铺直叙不好吗？维基百科也可以啊。类似的题材，黄锦树写来更精彩。2010年1月，6卷5期前一天尝到甜头，那就继续找名家看吧。想在作品之前结识作家，对谈大概比较好。作者自述，毛姆那样列书单，都可以。我迎面遇上的是重量级书评，就跪了。看到一篇搞笑文章，呼吁学者们安贫乐道为国奋斗，不知道是不是看了作者面子才刊载。钟晓阳挖《小团圆》。不必理会作者，自圆其说就好，自得其乐也不差。剧透一下，惊天字谜：今生今世胡兰成~唐诺的专栏没看，等买书。不过买了也不会看吧。2010年2月，6卷6期饱和了么？《西北雨》节选没看，奈波尔没看，黎紫书没看。陈mm两张照片，注视良久。2014年10月，11卷2期谁说“梦”只是“梦幻”的“梦”，虱横遍野依旧，我终于开始懂得三十年的华美。小标题是96年，行文一向天马行空，先披露十几年前神州诗社的不堪八卦，再剧透世纪末同骆胖众人春游。地名太多懒得前后对照，细节特别精彩。被黄锦树询及神州旧事，末了树老大来了句你说这么多也没什么有用的啊。弃财天众人洗钱，大春洗了个旧存折，骆胖洗出个小儿子（后来还真靠小儿子赚了一大笔稿费），未来次子里读过，换个角度读后同样呵呵傻笑。读三毛时就听过痲弦，但诗我是不会看的。杨泽杨照两位对讲痲弦洛夫，比骆胖清晰深入，又补了一点乡土论战的常识。陈芳明晚秋书历史和个人写得很好，可为啥还在西雅图？时间停住了？二月那篇是前言？伪文学杂志是编辑手记加目录（好像还有广告），一日书是伪日记，后设玩得欢乐~肥瘦对谈最后两页红底黑字，也不知能不能印出来。2014年6月，10卷10期树老大真是太有趣了：“后五个问号也不是我的问题，对我来说写作是件比你认知的更为单纯的事。想太多就没办法写了，不如去当和尚。”谁还能这么回答对谈问题？意义啊，理念啊，也不用想太多。赶紧找时间重读。蒋晓云口碑甚佳，《小楼寒》写外省女人一生，三页不见惊人之语，后面就一翻而过，短篇真难读。不过陈淑瑶写得再平淡也愿意读~天心写父亲母亲，就特别动人，唐诺一脸严肃画小叮当，盟盟特别萌。她不参考旧时日记，那野心绝不止于整理回忆，记忆的创作，京都小树。不管怎样，天心的回忆录也算是小半部文学史了，相对来讲骆胖的就是一堆写过的笑话，没啥兴趣，除非他决定抖落不能说的秘密XD2014年7月，10卷11期書成小事不多箋，半付飛灰半付煙。暮雨冷冷真惜字，敲窗數得句三千。三千殘句一焚焦，不讓天人認影凋。才讀楞嚴第五卷，寧知物我兩無聊？漫說道遙入短歌，癡心淺薄妄心多。根塵縛脫無差別，錯認風懷算幾何？砲爷在脸书上说，“詩作傷懷在先，驚聞噩耗，不能終卷”，心中陡然一惊。急忙去雅虎，看到标题中“詹宏志妻子”，稍稍松了口气，点进新闻瞥见名字“王宣一”，《三十三年梦》中片段还未及在脑海中完全浮现，掺杂着近日悲伤苦闷的泪水湿了眼睛。静下心来去回忆，却发现细节已经模糊，只记得天心和王妈妈带着唐詹两只小兽度过一

个个悠闲的下午。天心很享受王妈妈的陪伴，直到两家终因理念的分歧渐行渐远。2014年8月，10卷12期又一口气看了太多印刻，开始一页页草草翻过。以前看过丘彦明在荷兰的种菜文，这期散文回忆和张爱玲的信件往来，和夏先生的近作题材相近。张爱玲信件格式工整，温和而淡漠，病中的关怀让丘彦明意外感动，而业务往来结束后，通信也不出意料地终止。2015年1月，11卷5期白先勇的访谈，谈欧阳子。一直很羡慕《现代文学》那些人的友谊，欧阳子和白先勇因为同在爱荷华继续学业，又特别的亲近。听他讲到两人说三道四谈八卦，耳中响起他夹杂笑意的温软声音，也不禁微笑。欧阳子祖辈是台湾人，父亲偕母亲在日本工作，生下欧阳子姐妹三人。她的童年和日本小孩无异，直到日本战败，一家人准备回国，六岁的欧阳子才知悉自己身世。欧阳子写笔下的童年，有姐姐帮忙补充的回忆，有父亲帮忙修正的事实。粮食紧张时期，姐妹在马路上拾米粒，父亲开垦荒地种花生；美军半夜轰炸，房屋失火，九死一生，一家人幸运地安全逃离；寄居乡间，村民淳朴，生活困苦，对小孩子来说却别有一番趣味；日本战败，孩子们回到从未落足的故土。三十多年后欧阳子和家人返回日本，故居多已消失，遇见故人，谈起三十年前别离时的情景。小孩子的记忆中没有家国之恨，没有身份认同，朴素的叙述感人至深。中国人台湾人读到侵略战争时日本平民的生活，感情可能颇为复杂。欧阳子的特殊身份，虽然在童年生活中少有体现，但或许更容易取得读者的理解。理解恐怕换不来世界和平，也未必能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。欧阳子的访谈也很好看。七十年代末就开始构思的文章，姐姐写信提供改进意见，家人和自己担忧政治环境，不觉搁置了三十余年。去年重新提笔，一月间焚膏继晷，“终于完成了一件今生该做而未做的事”，我很敬佩，感觉也该做点事情。2015年4月，11卷8期王宣一的纪念专号。无论是否认识逝者，亲人的悼亡文字总会令人动容。余人的文字就未必了。天心的文字似乎可以毫不违和地加入《三十三年梦》。在印刻上连载时断断续续地看了几篇，出版后好评恶评津津有味地读着，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波澜起伏。这次心中带着负面偏见，但这两篇中天心既然没有臧否他人，我读起来也心平气和。似乎父亲已经去世，写到的多是唐诺和盟盟。有些内容好像已从他处读过，加之同时看了她给黄锦树写的序，诸多细节搅作一团，都分不清楚了。

4、很早从书城中了解到它,虽然只读过它的一些片断,就觉得很适合自己阅读,可找了几年,依然没有读到,一直不停地勾起我的念头,忘不了,找到它.

# 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